

原创巨制《无限世界》官方系列游戏小说同步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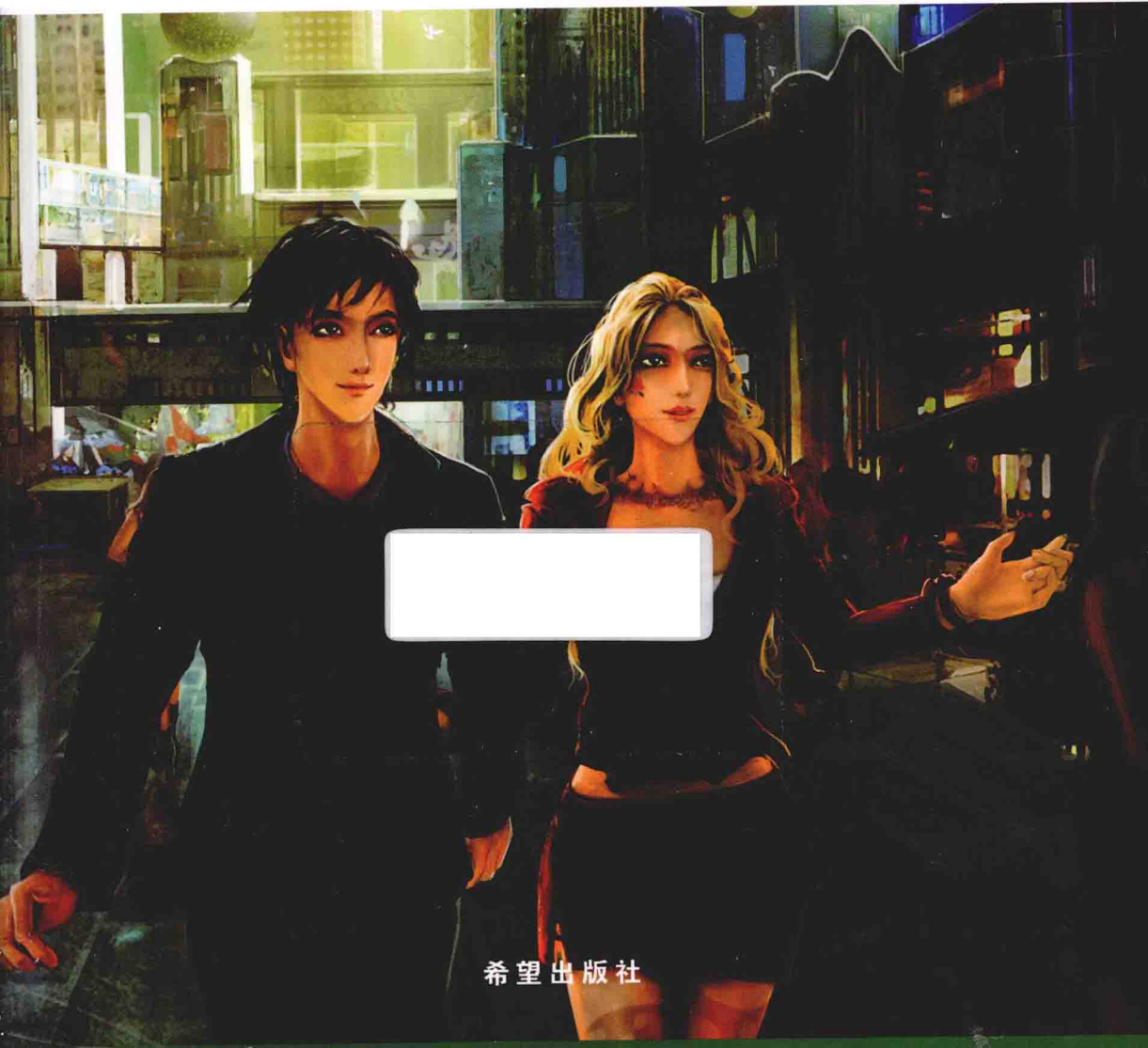
沸点
科幻丛书
FE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荆泽晓 著

末日龙腾

MORI LONGTENG

人间



希望出版社

原创巨制《无限世界》官方系列游戏小说同步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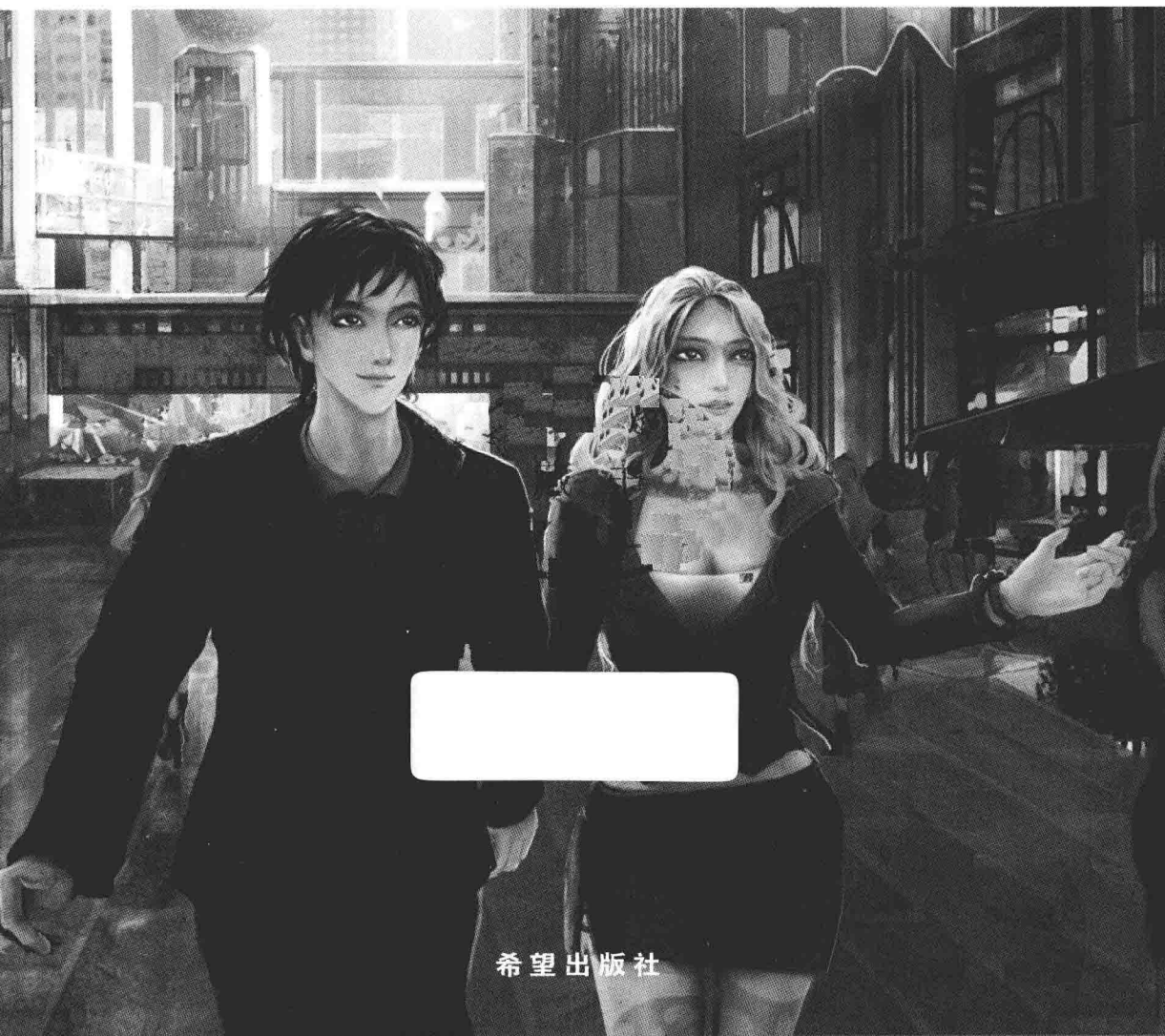
沸
点
科幻丛书
FE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荆泽晓 著

末日龙腾

MORI LONGTENG

人间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龙腾三部曲. 人间 / 荆泽晓著. —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4.11

(“沸点”科幻丛书)

ISBN 978-7-5379-7110-2

I. ①末… II. ①荆…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961 号

沸点科幻丛书

末日龙腾·人间

荆泽晓 著

出版人	梁 萍
选题策划	杨建云 赵国珍
责任编辑	翟丽莎 赵晓旭
助理编辑	赵 帆
复 审	刘志屏
终 审	杨建云
美术编辑	陈东升
责任印制	刘一新 尹时春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印 张:	19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数:	1-5000 册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9-7110-2	定 价:	38.00 元

编辑热线 0351-4922124

发行热线 0351-4123120 415660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发生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思想的沸点 | 代序

吴 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

沸点是物质的相变点,意味着物质性质将发生彻底改变。

中国的科幻文学在新世纪已经到达了相变点,这样,希望出版社的“沸点”丛书应运而生。

有关新世纪科幻文学的特点,我觉得大抵不会离开后现代、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一些对当前社会进行描述的现象的影响,但这其中,科学技术改变了未来跟现实的力量对比,把原本漂浮在时间前方的一种可能与渴望,变成了此时此地的冲撞性遭遇。2001 年的“9·11 事件”,让整个世界反思,当人们信誓旦旦地谈论科学战胜宗教带来有希望未来的同时,人类的思想现状和社会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不均衡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能达到使人惊悚的真实效果。而 2011 年日本“3·11 地震”,把大自然的诡异灵动跟人类开发原子能的努力相互联系,再度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大家所关注的转基因作物、干细胞研究、3D 打印术甚至谷歌眼镜,也都各尽所能且前所未有的地让种种不清晰的未来凶猛地嵌入我们的生活。今天,任何人走进医院,都会发现成百上千种前所未见的药物正在伺机投向我们的机体,而媒体技术的创新与改进,早已让信息超载的当代人类的心灵更加失调……我们正在跟未来冲撞,但未来的冲量和更多动力学特征,都还没有被彻底研究和解释。

即便是科幻文学这种文类,也正在面临诸多的考验。早在 2007 年我就在

《文艺报》跟韩松和刘秀娟的一次对话中谈到,作为一种能够良好处理 20 世纪上中叶人与科技关系的理想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在 21 世纪正面临着全面的危机。摆在作家面前的是彻底改变了位置的未来,它像猛兽一样正一爪一爪地近距离创向我们。当未来学家面对未来束手无策,当未来的冲撞重创我们每个人的时候,科幻文学只能寻找一种革新自己、以便继续生存的方法。这种革新,一方面要协助人类度过未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则要彻底拯救文类自身的存在。

不单单是中国作家看到了科幻的危机和未来的危机,在美国、日本和更多国家,现实和文学的双重危机也激发着所有深陷其中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思考与拼搏。最近几年,我到东西方参加科幻会议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论题,就是如何利用科幻作品进行学校教育。参加这种讨论的人包括作家、教师、图书管理员和出版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要在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给青年人以新的未来承受力。而这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努力,会来自作家。毕竟,教师、出版人、图书管理员在没有合适作品的状态下,无法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令人兴奋的是,跟我一样对当前的世界变革与科幻变革具有敏感性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刘慈欣和韩松,都通过邮件或面对面谈话,跟我讨论过相关的话题。而更多作家则用他们自己的作品来展示他们的思考。“沸点”丛书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与“奇点”丛书不同,“沸点”丛书的作者都已经是中国科幻领域中具有深度影响力的作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敏锐地抓住现实与未来的关键特征,通过神秘而吸引人的故事,期待把这些有关未来的思考传递出来,给更多读者疗伤或免疫。

我觉得这套丛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它们来源很广。北方与南方、海峡的两岸……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不同社会状态下去观察未来,会提供多种可能的差异性解决方案。中国太过幅员辽阔,任何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在另一个地区都会改变模样,而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作者所提供的差异巨大的解决方案,将丰富整个人类文化的视野,丰富人类选择的方式。

其次,它们积淀深厚。由于“沸点”丛书选择的都是已经在科幻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作者,从他们的多年思考中,能看到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超前意识与深度反应。而这才是面对未来冲击的宝贵财富。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能跟随他们一起让思想沸腾。

第三,它们关注全球化问题。如果说科幻作家在一百年前还可以偏居于狭小的世界,仅仅谈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各自未来,那么在今天,他必须对互联网、高速交通工具、全球股市、海洋污染、大气变化等建立起足够的框架,才能让读者从中领略真实。科幻作家是真实的创立者,更是真实的建构者和毁灭者。

恰恰是在上述三个特点的吸引下我阅读了“沸点”丛书的大部分作品。我向读者推荐这些作品,更期待读者就此跟作者进行讨论,对话,反馈,如果说未来正在伤害我们,且这种伤害是大范围的,那我们就必须通过集体治疗去消除伤害。

在微生物的存在未被发现之前,人类不懂得如何面对传染病的威胁。而微生物的发现和一系列连带的科研成果,使人认识到沸腾的重要作用。我觉得“沸点”丛书的最重要的价值是搭建了一个有价值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期待更多已经在文坛展露头脚的作家烘焙自己,让自己的创作走向沸点。

是为序。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底线	001
第二章 尊重	011
第三章 虎在柙	023
第四章 眼镜蛇的回报	035
第五章 脱困	045
第六章 有些人仍有脊梁	056
第七章 汤姆的运气	068
第八章 信任	079
第九章 背刺	092
第十章 根据地的建立	104
第十一章 向商业街出发	116
第十二章 各自的正义	127
第十三章 合应	139
第十四章 动员令	150
第十五章 动力装甲小队	162
第十六章 反击	173
第十七章 士气	185
第十八章 隐患	197
第十九章 简的复仇	209
第二十章 以牙还牙	222
第二十一章 熟悉的背刺	235
第二十二章 哗变	245
第二十三章 潜规则	256
第二十四章 合纵连横	267
第二十五章 领袖	277
尾声	287
创作感言	293
后 记	295

第一章 底线

“长官，振作点！……捉到潜入者……无论如何，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的！”
炸药的声音含糊不清，只有几个单词能够分辨。

按阿曼达的说法，螺丝用阴谋诡计给自己弄的战争红利，就是炸药他们几个精锐基层军官了。而这短短几句话，就能看出螺丝的眼光绝对不差。什么叫精英？这就是精英！炸药根本没有和螺丝作任何沟通，马上就如同执行一个早就商定好的方案，一板一眼地按着螺丝的思路演下去。

“让我……让我干掉这潜入的杂种，居然敢假投降然后向老子开枪！我要死也得拉一个垫背的……”螺丝现在的身体状况，扮演一个中枪的重伤士兵，倒是一点儿也不费劲，本色演出。

脚步声响起，虽然隐蔽，但仍逃不过螺丝的耳朵。当两个作战服上左臂缀着

新秩序联盟东海岸部队缩写标志、右臂缀着绿底蓝色闪电臂章的士兵转过拐角时，虚弱的螺丝左右手各持一把格洛克 18 手枪，枪口已顶在他们脑袋上：“番号！番号！我只问这一次！”

笼在掌心的半支烟——也就是螺丝发现他们的根源——失手跌落地上，然后军衔较高的中士在枪口下，紧张地报出自己的部队番号：“东海岸，东海岸第二十五轻步兵师第二旅二十七步兵团第一营……”

没等他说完，螺丝已从他们脑门上移开枪口，喘息着对炸药道：“哦，是步兵，可怜的步兵。唉，把俘虏移交给他们。上士，过来扶我一把，我快要死了！”

炸药往毒药屁股上踹了一脚，几乎直接就把他踹到那两个惊魂未定的士兵怀里。

“我们是特别行动署第七处第五特勤小队，现在把俘虏移交给你们。”炸药带着特种部队对于普通步兵的蔑视，傲慢地跟他们交接俘虏，“你们要受到惩罚的！上尉在你们警戒的区域受到潜入者攻击！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特别行动署不会就这么算了！”

那两个可怜的士兵，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听到炸药称螺丝为上尉，下意识立正，却又被炸药压低了声音咒骂：“不要敬礼！你们是想害死上尉么？不止一个潜入者，你们这些可悲的家伙，你还是个中士，真见鬼了……”

“闭嘴，上士。”螺丝喘息着说道。闻言之后马上一言不发的炸药，很好地树立了螺丝扮演的军官的威严，“我不放心这些步兵，上士，还是你押着俘虏。”在炸药重新把毒药扯到手里之后，螺丝对那两个士兵说道，“我不指望你们还记得战场救护的科目，但至少你们能扶着我去你们的营部吧？”

“是的，长官！”那两个士兵如蒙大赦，马上过来搀起螺丝。

“保持无线通信静默，士兵。潜入者有监听设备，否则他们不能准确伏击我。”螺丝在他们的搀扶下，喝止了那个中士准备发出信号的举止，“你现在去二百五十米外街角的游动哨处，通知他一声，暂时别启用无线通信；还有五百米外一点钟方向那个观察哨；三百米外四点钟方向的暗哨……都要通知到。”然后螺丝从中士的颈上扯过军籍牌号，透过夜视仪镜片读了一次，对他说，“士兵，我记下你的编号了，出了问题，唯你是问！”

“是，长官。”中士愁眉苦脸地回答。被特种部队的长官记住编号，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直到他转身跑去通知哨兵，也没有对螺丝他们身上没有军兵种识别标志、没有口令问答、没有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等问题，产生任何怀疑。

因为螺丝刚才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掉他们，但一听他们报出番号，就放下了枪；而炸药的口吻，的确跟中士见过几次的特种部队精锐一模一样；他没有听说过特别行动署这个机构，但作为一个老兵，他有自己的判断：螺丝准确地说出了周围五个哨位的情况，这足以证明，对方是得到布防图的上级单位。那么就服从命令吧，他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于是炸药在前方押送着毒药，不时冲他屁股上踹上一脚；螺丝在那个列兵的搀扶下，悠闲地走在这接近目标的三百米路途上。甚至在转过街角的时候，那个哨兵还给螺丝行了一个持枪礼，被炸药臭骂了一通。

一路小跑的中士带着他的连长和连部军士长迎面而来。本来军士长和连长还多多少少有些警惕性，但没等他们开口，螺丝就艰难地喘息着：“快，带路。告诉他们坐标点……”最后一句话他是对着身前的炸药说的。

“潜入者的口供，说在你这防区的旧纪元地铁出口，布置了大量烈性炸药。

马上带路！老子没空跟你玩那些敬礼、立正的把戏！要是赶不及，你这个连一个人也活不了不要紧，别让老子陪着你们一块儿死！”炸药大大咧咧地耍着特种兵性子，一副目中无人的痞子气，倒是很符合特别行动部队在连长和军士长心目中的做派。

“是！”中尉连长没有犹豫。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的军士长，被炸药吼道：“调一个最好的班过来！这个家伙不简单，你没看我们长官都被他暗算得手了？快去啊，你怎么当军士长的？”这虽然让军士长心里极度不爽，但却打消了他的最后一丝顾虑。

无他，经历过战事看惯死人的军士长，可以看得出来，螺丝那伤情是装不出来的，那是真真切切的虚弱。而在一个班的士兵的包围下，炸药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他实在找不到炸药他们假冒身份的可能了。

所以他马上让报信的中士去调了一个班的士兵，押着毒药，一行人快步跑向那旧纪元的地铁出口。本来中尉连长提议螺丝原地休息，但是炸药把眼一翻：“长官是第七处的排爆专家，他不去，你会拆弹？我可不会！”于是只好派两个士兵用床单兜着螺丝，跟在队伍后面。

“八点四千米，三个站。”螺丝跟炸药旁若无人地交流着，完全不回避那两个用床单兜着他的士兵。

如果他们说着让人听不懂的代号或术语，也许会引起怀疑，但正因为螺丝和炸药的交流完全是他们听得懂的，反倒压根没人去思考螺丝和炸药的身份。

进入地铁站入口可以见到，这一处的地铁站被严重的崩塌隔断了通道。两长坨灰黑的残骸，要仔细分辨才能猜得出，那大约是旧纪元的地铁互相纠缠在

一起,随着岁月的融汇,已不分彼此。而它们的后半部,则被断壁残垣淹没,大约遥远的昔日,正是这两列脱轨的列车,造成了这个地铁出口的崩塌。

这时炸药突然呕吐起来,螺丝休息了这一阵,并没有显得精神一些,脸色反而愈加灰青,而且他脸上紧张的神色,早已显露无遗。所幸这座昔日的地铁站里没有灯光,否则这将会使得周围的军人生出警惕。

紧接着,那两个用毯子兜着螺丝的士兵也开始呕吐,如果不是中尉连长一把抱住螺丝,那么这么摔下去,本就是靠一口气撑着的螺丝绝对会被摔得昏迷不醒。而在中尉连长边上的军士长,也加入了呕吐的行列。

这废弃多年的地铁站,或者更准确地说半个地铁站,里面的空气总归是不太好的,没有对流尚且不说,还有废土流民宿营之后丢弃的垃圾、排泄物以及吞食了在这里宿营的流民的变异兽的排泄物,还有那一地不知道是人还是兽的骨头渣子。几百年了,这些东西就在这里日积月累,气味绝对不好闻,此时又加上十来个人疯狂地呕吐,一时间,连失血过多快要昏厥的螺丝,也硬生生被熏醒过来。

这是螺丝等待已久的机会,他咬着口腔里的肉,以让腥咸的味道在嘴里弥漫。他需要一瞬间的清醒来说点什么,加一把火煽动人心……而扶着他的中尉连长却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话,让螺丝为了清醒而做出的自残行为变得多余。

他抢了台词:“生化攻击!快撤退!这是生化武器!”

“你叫什么名字?”螺丝只好抬头去问那个中士——最先遇到他们、过来报信的中士,他是极少数几个没有呕吐的人之一。

“刘……刘易斯,长官。”中士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下意识地回答着螺丝的问话,却不知道自己是该奔回地表,还是待在这里。

螺丝点点头,对他说:“刘易斯,对不起了。”

然后刘易斯张大嘴,看着自己的连长被一路上虚弱得几乎随时要倒下的螺丝一下就卸脱了下巴;然后螺丝双手一错,连长的颈椎“咔嚓”一声,脑袋软软地垂了下去,一对眼睛仍睁着,不知是在审判着世界,还是在诉说着不能瞑目的震惊。

而这时所有呕吐的人,包括炸药,都已瘫倒在地。

“这是我向你道歉的原因,你回不去了。”螺丝在推开中尉连长的尸体时,抽出他腰旁的刺刀,将它塞在刘易斯中士的手中,“去,把他们都干掉,从军士长开始。你没有选择,就算你杀死我,这么多同僚的死,都是你引起的,是你把我们领进来的!你除了死,也别无退路。”

“为……为什么?我……我领你们……”中士哭丧着脸,一把将那刺刀扔开,手足无措,“长官,这……这是怎么回事?连长就算犯了什么错,你们特别行动署第七处第五特勤小队,也不应该……不应该这么杀死他……”

螺丝对毒药说道:“如果你让炸药继续和这些士兵一样躺着,那么就由你去布置炸点了。”然后他轻轻拍打着刘易斯的脸,对他说道,“没有特别行动署第七处第五特勤小队,明白吗?我们就是潜入者。”

毒药冷笑着爬起来,走到炸药身边,狠狠踢了他屁股几脚,恨恨地骂道:“叫你假公济私,走一路,踹我一路!”不过他明显知道布置炸点不是他能完成的活,所以还是很快掏出几颗药片塞进炸药的嘴里,这让后者在十秒钟之内就爬了起来。

炸药横了毒药一眼,他很有扇其一巴掌的冲动。踹他,是一种别无选择的法子,否则一旦让中尉连长或是军士长开口,人家也不是傻子,不用太多,只要问

一句：所谓特别行动署第七处第五特勤小队，是跟二十五轻步兵师哪个部门接洽的？总不可能一支特勤小队，哪个单位都不知道行踪，然后在战场自行游荡吧？肯定有接口单位，至少某个区域要进行炮火覆盖，也得通知消息，让己方友军避开。

如果那样，基本上，他们三个人就全交代在这里了。

不进入地铁站，毒药的手段根本就无从施展。否则不用搞什么潜入了，一路走来，一路投毒就可以了，不论一营一团一旅，通通毒杀，不就解决问题了？毒药的手段再高明，总得有感染的源，例如在暗影包围狂牛的地方，有着四通八达的下水道，供他散布毒药。而一个处于布防状态下的连队，又位于通风状况良好的开阔地，毒药就是被打成筛子，恐怕都毒不死一个人。

炸药拎着他的背包冲入地铁站的里面，螺丝刚才已给过他数据：八点四千米、三个站，这就是此处跟林肯他们固守的地铁站之间的距离。他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大范围地制造地陷，并尽量少波及林肯那里，以防将他也一并活埋了。

他携带的炸药并不太多，每个炸点都要精心设置。

而且，还要留下脱身的时间。

他没有去理会毒药。

“如果你下不了手，我就把军士长救活，我想他会如实上报你如何将我们带进防区的。”螺丝极为冷酷地逼迫中士做出抉择。而瘫倒在地的军士长，瞪着中士的眼中尽是怒火，若能开口，他应该会将世上最恶毒的诅咒，给予边上发抖的中士。

螺丝手上的战术手电照向了军士长。后者绝没有想到正是他眼中的怒火，使中士终于握住了刺刀的柄。

螺丝手上的电筒光束如同是死神的标记,每照向一个人,就有一个失去力量、瘫软在地的士兵被刘易斯抹去了生命……曾经是可以交付后背的战友,在割断他们的喉咙以后,留给他们的,是毫不停留、转身而去的后背。

当杀死第三个昔日的战友以后,中士的手不再颤抖。

或者这对他的战友是一件好事,不用在死前承受太多的痛苦,被捅上好几刀。

“齐了吗?”中士问螺丝。

只要少干掉一个人,他就将会面临东海岸新秩序联盟的追杀。他看过他们对付叛变者的手法,这是一条踏上就无法回头的路。

“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呕吐吗?”螺丝在黑暗里,幽幽地开口。

中士当然不知道答案。

“因为你中毒了。”在黑暗中开口说话的是毒药。

他说出一串分子式,然后又说出一串分子式,直到在场活着的人之中,唯一能听懂七八成的螺丝也受不了:“说人话行吗?”

“在接近我们时你已感染了一种生化病毒,此病毒的作用使你免疫了方才的神经性病毒,所以你没有呕吐且行动自如。”毒药颇有些得意洋洋,“你所感染的病毒会在一小时后开始破坏你的免疫系统,然后在三到六个小时内,你全身的皮肤和肌肉开始脱落,哪怕自杀,这个进程也仍旧不可逆……”

“有办法的,对不对?你们有办法解除这种病毒的,对不对?”刘易斯中士带着哭腔哀求着。并非他特别软弱,刚刚弄死了这么多往日战友也没有什么恐惧的人,绝对不是什么软蛋。

而是他的精神支柱已经崩溃。

从一开始遇到螺丝他们,到死里逃生之后,去向岗哨和长官通报,还憧憬着自己是否会因为参与捉捕到一个潜入者而立功;再到看见连长和军士长对螺丝他们的恭敬,为自己结识了大人物而沾沾自喜;紧接着听说了这里有高爆炸药,会把整个连队都埋进去的死亡威胁;进入地铁站之后又看着战友呕吐、瘫倒;最后动手干掉了在一起几年的袍泽……

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可以坚持的。

一个失去了底线的人,也许比其他人可以活得久一些,但他无所凭仗,也不会反抗。

为什么要反抗?对生死战友都下手了,还有什么是他的底线?他还要因为什么而反抗?

他只有乞求,如围着主人打转的狗。

“三个小时里,我有办法;过了三个小时,也许还有办法,但已不是我能掌握的方法。”毒药很坦诚地回答他。

“快,快!你们要我干什么,快说!”背叛者并不愚蠢,反而,他们大多数都很聪明,思路也很敏捷,这在人类仍残存的历史记载上,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的例子。毫无疑问,刘易斯中士的反应也很快——只要办完了螺丝他们交代的事,也许自己就可以拿到解毒剂。

“告诉他们,这里发现大量的烈性高爆炸药,倒计时不到三分钟,情况已失控,要求各排排长带领士兵马上向团部靠拢;在离此处五千米以后,才可以使用无线通信,以免引爆炸药。”

刘易斯中士愣了一下:“就这样?”

“就这样。”

“那我呢？”

螺丝在地铁站的入口，倚着墙壁，慢慢地坐了下来，他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倒下，也许很久都不会醒来，也许永远不再醒来。“你告诉他们需要五个志愿者来同时排爆，提醒他们，死亡几率很大，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然后你带他们下来，我们会给你解毒剂。”

每个团队，都有骨干，都有勇士，最后把这个连队的血性勇士也抹掉，螺丝觉得，这大约是他能为林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听着刘易斯脚步向上走去，螺丝对毒药说道：“等会儿放他走……”

“跟这种人还要讲什么信用？杀五个是杀，杀六个也是杀。”毒药有点不以为然。

“我有底线，那就是尽可能遵守自己……”话没有说完，他已昏迷过去。